

# 鄭彥棻其人其事

何世禮

我與彥棻兄相交，屈指迄今，業已經過五十年了。今日回憶我們當年認識的經過，一切如在目前，依然值得回味。因為我們雖然都是廣東

人，說的都是「廣州話」，而且同時也在法國留學深造；可是鄭兄是學文科的，而我是學軍事的，所習各殊，環境異，又沒有人居間作介，自不易有互相認識的機會。然



本文作者何世禮將軍早年的照相。

而人生的遇合，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時在法國巴黎有一家華僑開設的「萬花樓」飯館，在留法學生中是無人不知的，老闆是張南先生，為國民黨在法國的中堅份子，他熱心為僑社服務，尤其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應徵赴法的勞工，如發生任何困難，無不盡力幫助。因為該「萬花樓」，就在我由英國赴法時學習法文的學校附近，所以我常在該處用膳，而很湊巧的，鄭兄也是這家飯館的常客，彼此在用膳時間中幾於每日碰見，常常相對而坐，但互不相識，大家連點頭的普

通禮貌都沒有。不過，由於鄭兄那時所穿的是「中山裝」一套，雖然這是鄭兄多年來在穿着上的普通習慣，但在當日巴黎市上，尤其在青年學生界中，確屬引人注目，與眾不同；又鄭兄的個子瘦小，那時體重似乎還不足九十磅，使我心裡總覺得這位仁兄有點「怪異」，然因經常慣見，且在法國習俗上，茶樓、飯館同坐者，亦各自看各人的報紙，彼此互不招呼，並不以為沒有禮貌，我不知鄭兄當時對我的觀感如何？祇是我對鄭兄已是見怪不怪了。如是者經過了幾個星期，有一天，鄭兄大概終於忍不住了，突然走到我的餐桌面前，問我是不是何世禮，隨即自我介紹，說他是鄭彥棻，我們就如此這般的相識起來，而且建立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深厚友誼。現列舉下述的幾點事實，以見鄭兄之為人，及證明我們的認識，確屬交非泛泛。鄭兄確是一位忠黨愛國，意志非常堅定的人，我們自相識以來，我見他的一言一行，莫不以對黨、對國、對人民的利益為大前提，此志此節，堅定不渝，不論鉅細表裏，都始終如一，這應不是我個人阿諛之詞，想是友好中公正的評語，此其一。鄭兄確是數十年如一日之三

民主主義忠實信徒，回憶我們自從在巴黎相識之後，鄭兄即向我宣揚三民主義，但由於我是一個在

英國屬土——香港——生長的僑民，教育環境，自與國內不同，加以當時中、英關係惡劣，本人雖對當時殖民地政府的壓迫，感到不滿，但因對國內情形實在所知有限，因而對於鄭兄所提三民主義的思想與理論，始終半信半疑，可是，鄭兄意志堅決，



鄭彥茶教授（前排左）任司法行政部部長時陪調查局長沈之岳（前排右）陪同孫科院長（前排中）本文作者何世禮（二排左二）參觀司調局合影留念。

縲而不捨，從未灰心，直至十餘年後，我加入了國民黨，方肯罷休，即此一例，可見其忠於主義與意志的堅強了，此其二。鄭兄確是一位對海外僑胞關懷備至的仁厚長者，我知道鄭兄在留法時期，一聽到某一僑胞發生困難，即必盡其力量之所能及，加以協助。其後，政府遷台，在局勢最困難的時期，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即本其一向愛護僑胞的職志，對外則經常僕僕於海外各地，深入華僑社會，瞭解一般僑情，對內則積極刷新僑務，務使各地僑胞，對政府一致擁護，與表示信心。有一事，我至今記憶猶新的，就是當我

於民國三十九年出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時，日本的華僑總會，已受共匪爪牙所把持，情勢至為險惡，幸得鄭兄對日本僑情，至為關切，同意我迅速敦請東京華僑會館會長林以文先生出而領導日本全國華僑總會，並立即進行競選會長的工作，其間經過一番激烈的奮鬥，並獲盟總予以支持和協助結果，林氏卒獲勝利，從左傾份子勢力中奪回會長的職位，重握該總會的領導權。然而當我提出林氏競選之始，即曾備受各方的責難，認為選人不當，迨後林氏獲選，出錢出力，領導有方，方始受到各方面之贊揚，鄭兄知人善任之功，至不可沒。又自林氏競選獲勝後，我復奉到指示，要求林氏組團回國參加國慶，經長時間的洽商後，林氏始允組成僑團回國，不意當班機起飛前數小時，林氏突到代表團部，告以國內情況不明，深懼回台將立被逮捕，故不得不中止回國之行云云。我當時狼狽情形，可想而知，幸與鄭兄通電話中，獲其力為保證，並表示親至機場迎送林氏及其全體團員，而我對林氏亦懇切表示，倘果不能離台返日，我何某亦即回國奉陪，然後林氏始允勉強成行。誠以當年各地僑領與政府之間至為隔膜，而組團回國參加國慶，林氏實為第一人，則林氏當日之猶疑瞻顧，自是勢所使然。所幸林氏此後數十年，信服政府，忠誠不貳，為國家民族効命，死而後已，此實出於鄭兄之感召。足見鄭兄促使海外僑胞恢復對政府的信心，而此後回國僑團，遂日益踴躍，鄭兄實在居功至偉，此其三。鄭兄確為一位清廉的公務員，我回憶在抗戰時期，鄭兄出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當時省政府

的高級官員，在曲江都有其舒適的官邸，但鄧兄全家則是住在一間簡陋的茅屋，後來且被火焚燬，迫得寄住別人家裡，而鄧兄處之泰然。至抗戰勝利後，鄧兄在南京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他的官邸，還是非常簡陋，我相信凡是去拜訪過他的人，都會記得很清楚。迨至民國三十六年，鄧兄回抵廣州，他雖是粵人，依然無一瓦之覆，向幸有地皮一小塊，但當日尚無現時招商合建之例，而自己又無獨力興建之資，因此，向一班親友商借建築費十萬元，我亦借給他三萬元，其後雖已分期歸還，但在當時其經濟上之困難，概可想見。我想鄧兄迭任黨政要職凡數十年，像上述這樣的家無恆產，求之今日，恐不多觀，則其廉潔自持，有古大臣風，應可共信，此其四。鄧兄確是一位有志節的反共鬥士。以我親自經歷的一件事為例，即在民國三十八年約八月底，我戡亂軍事逆轉，韶關吃緊，廣州戒嚴，其時鄧兄仍任移駐廣州之中央黨部秘書長。有一天深夜，我從酣睡中突接鄧兄電話，堅邀我立即往彼家內一行，為他夫婦間排解一件嚴重而又急切的爭端。我雖以深夜戒嚴，而又交通不便，擬候至黎明前往為詞，仍不能推却其堅請，迨晤面後，始悉鄧兄已奉命將黨部遷台，并定即日起飛，惟嫂夫人偷羅珊女士則以臺灣情況不熟，堅持暫先遠避香港，以避匪氛，不允同時赴台，因而發生爭執，夫妻幾成反目。為此，鄧兄迫得央求我代向其夫人解釋及勸導，蓋環以身為中央黨部秘書長，倘眷屬不同赴台，殊難為同寅所見諒云云。尙幸鄧夫人經我從旁婉勸，終於深明大義，舉家赴台。其後，偶

於閒談間，我曾將此事經過，為先副總統陳辭公提及，辭公聽後，深為感動，並向鄧兄多次嘉勉。今日鄧兄家庭祥和雍穆，各男女公子，均已成家立業，女公子且有於出國深造後，隨同夫婿回台，為國効力的，則我當年為鄧兄伉儷作「魯仲連」，幸不辱命，未嘗不引以為慰，此其五。鄧兄對爭取僑生回國就學一事，極有遠見。回憶政府建立台、澎、金、馬，為復興基地未久，即致力鼓勵僑生回國升學。時鄧兄身膺中央黨部三組主任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對此事十分重視，鑒於初時回國就讀之僑生人數既屬不多，而海外僑生所受教育程度更參差不齊，尤以中文為甚。鄧兄為爭取更多僑生回國就學，乃商請教育部對僑生考試尺度放寬，另設中文先修班，嗣是僑生回國升學者日衆，而僑生考試成績亦日高。又鄧兄

對僑生生活，關懷備至，為消除僑生的人地生疏，思鄉念切，致影響學業起見，特發動在台之粵閩同鄉及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熱心人士，利用假日、節日接待僑生至家中歡聚，以促進感情，以是回國升學港澳僑生，每談及當年在台求學時得鄧兄殷殷關注，無不津津樂道，表示銘感難忘。足見鄧兄當年致力於僑生的回國升學的遠見卓越，至堪佩服，此其六。茲者，欣逢鄧兄八秩嵩壽大慶，爰應其友生之囑，勉成此文，把我與鄧兄認識的經過，記述如上。我是一個軍人，自知執筆為文，固非所長，但五十五年的相交，情如手足，而千真萬確的往事，湧上心頭，樂道幽際，實有不能已於一言之，謹以此文，作為向鄧兄稱觴上壽，但願鄧兄不以何某人也學了一秀才人情紙半張見笑好了。

# 時代文摘

Current Digest

每册 50 元  
三月號  
要目

憂患見真情。理髮剃鬚趣談。練太極拳對  
體能反應的功効。梅縣風土人情。黃浦灘  
第一挑色案。明末奇人歸元恭。憶念余漢  
謀上將軍。草原風雲。郵撥一四〇四四號